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七編 5

# 逆寫慈母

台灣戰後女性小說的母親書寫

1950~2000

陳靜宜·著



# 臺灣歷史與文化 研究刊

七 編

第 5 冊

逆寫慈母  
——台灣戰後女性小說的母親書寫 1950 ~ 2000

陳靜宜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逆寫慈母——台灣戰後女性小說的母親書寫 1950～2000 / 陳靜

宜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5〔民 104〕

序 2+ 目 2+254 面；19×26 公分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七編；第 5 冊)

ISBN 978-986-404-176-3 (精裝)

1. 臺灣小說 2. 女性文學 3. 文學評論

733.08

103027817

ISBN-978-986-404-176-3



9 789864 041763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七 編 第 五 冊

ISBN：978-986-404-176-3

逆寫慈母——台灣戰後女性小說的母親書寫 1950～2000

作 者 陳靜宜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 / 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810518@gmail.com](mailto:hml.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5 年 3 月

定 價 七編 10 冊 (精裝) 台幣 20,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逆寫慈母  
——台灣戰後女性小說的母親書寫 1950 ~ 2000

陳靜宜 著

## 作者簡介

陳靜宜，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博士。曾任台北大學、東華大學兼任講師，現任聖母醫護管理專校助理教授。曾獲中興湖文學獎、東華文學獎。著有短篇小說〈夢旅〉、〈半生佛〉，散文〈雨夜，她從黑暗泅泳而來〉，現代詩〈陌路〉，單篇論文〈走進荒野，詩的繁花盛景——當代台灣女詩人的性別意識和語言實踐〉、〈中國古典夢文學的追尋意識〉、〈囚與逃——張愛玲《傳奇》的迴旋敘事學〉等，學術著作《張愛玲長篇小說的女性書寫》，國文教材讀本《悅讀·樂讀》。



## 提 要

「母親」是歷來不曾斷絕過的文學主題，不同時空背景之下作家所描繪出來的母親形象亦有差異。以目前台灣戰後女性小說的母親書寫之相關文獻看來，論者幾乎都集中在八〇年代以後的作品，其中又以針對「母女關係」這一區塊的研究最多。從文學史的角度綜觀，台灣戰後歷經數度不同思潮的衝擊與文藝流派的遞嬗，文學中的母親形象應也隨之變動並因此有不同的詮釋空間。四、五〇年代的大陸遷台女作家既承襲古典文學的溫雅風格，又曾接受五四新文學中性別教育的啟蒙，加上時空遷移的流離經驗，其筆下的文學母親想必具有值得深究之處。此外，六、七〇年代學院派的現代主義女作家也陸續寫出了不同面向的母親，指涉另類的文化意涵，充滿前衛精神，但這些文本卻甚少被發掘，相關論述更是付之闕如。從四、五〇年代的慈母神話到世紀末的解構母親，筆者以為唯有透過整個戰後女性小說中母親書寫的爬梳與探討，才更能窺見不同階段女作家對這個角色的思索、演變，及其女性意識的突破與蛻變。

審視台灣戰後的女性小說家們，她們生長於不同的世代、族群和地理空間，也陸續經歷了不同階段的經濟、政治與文化上的轉型過程。對她們而言，越來越開放多元的視野使她們勇於突破禁忌，抒發自我的聲音，然而另一方面，她們也無法完全拋開傳統的道德包袱。她們不認同母親那一輩的勞苦與認命，拒絕走向傳統的桎梏，而當自己成為母親之後，子女又在許多認知上與她們疏異，形成難以跨越的代溝。正因種種外在與內在的衝突，使得女性小說中的母親書寫具有更多重的詮釋空間——無論是從女兒的角度或母親的立場來鋪展這個主題。母親書寫因此不只是女作家單純的文字經營，其更深層、繁複的意義更在於反觀自我生命、重思女性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以及辯證人我（母親與女兒）之間的愛恨關係。

本論文探討的時空範圍從五〇到九〇年代，選取的文本包括不同階段之女性小說的母親書寫，除了緒論及結論之外，論文中間依照時序先後分四大章，各章選取二到四位能夠突顯各個時期的母親形象之特質的作品為探討對象。論述以文本的細讀剖析與深度詮釋為首要，並配合不同階段台灣的政經背景、社會脈絡、文史思潮，以及女性主義各個流派的母職理論，加以互證詮解。

# 花蓮，我的東岸時光

雨季，七月的圖書館更冷清了，偌大的校園彷彿只剩我一人。完成論文修改的最後階段，我收拾研究小間散亂一桌的書籍和資料，關上筆電，熄燈。不甚晴朗的天氣，微涼，我將所有的物件放置後車廂，決定去看海。走台 11 線，兩旁的景致魔幻般伸展開來，天地瞬間遼闊了。一如往昔，將車停在石雕館前，我先去洄瀾客棧的石塘看錦魚和睡蓮，然後穿越海岸路到對面的步道漫行；左邊是海，無邊境際，天色蒼茫，右方沿途是門諾，花中，燈塔咖啡，亞士都……。木棉花開，紛紛落了一地，欖仁葉婆婆搖曳，發出沙沙聲響。不甚晴朗的天，灰濛濛的霧，看不清海上的船隻，飄起細雨了，許多記憶頃刻間紛至沓來，彷彿潮水湧現。

七星潭的月影。林田山的班遊。滿妹豬腳。石梯坪的飛魚季。瑞穗牧場的駝鳥群。舞鶴台地的茶與黃昏。布洛灣的四月百合。六十石山的八月金針。提拉米蘇。水璉的波斯菊。鯉魚潭的貓眼石，銅門的芒草和鐮刀。富里的紫米，磯崎的熱浪。和南寺的梅枝與佛陀。南濱漂木。白色燈塔。女兒的誕生和外婆的死亡。記憶奔馳著，如夢境，海風呼呼，迎面襲來。

花蓮，我的東岸時光。

博士論文得以順利完成，首先要感謝指導教授賴芳伶老師的多方啓迪。賴老師深厚博雅的學問、嚴謹的治學態度與豁達的人生觀，均是我為學處世的典範。東華五年，老師不僅在學識與論文上悉心指引，對我的生活現況和處境亦充滿關愛之情。我們之間，除了這份可貴的師生情緣之外，亦融合了

近似母女關係的深厚情誼。走進文學院 D 棟老師的研究室，窗外青樹翠蔓，海岸山脈停格在遠方，老師與我展開對話，關於知性論述的層層析辯，或者女性經驗的切切私語，每一幕，都是我人生的經典鏡頭。於此，我要向賴老師致以最深的謝意。

感謝陳芳明老師對這本論文提出的犀利見解。多年前倘若未受教於陳老師，我無緣接觸到台灣文學與女性主義的領域，或許也就無後續衍伸的研究歷程。而陳老師投注於學術的心力、果敢與熱情，亦是我學習的典範。博論完成，同樣要向一路鼓勵我勇往直前的陳老師致上最深的謝意。

感謝范銘如老師於初審及口試的勉勵與指正，讓我受益良多。感謝陳萬益老師、楊翠老師於百忙中撥冗指導，提出許多中肯的意見。時間向前推移，論文尚未進入撰述之際，感謝郝譽翔老師和吳明益老師對我初擬之研究計畫的指教與肯定。同輩的情誼也必須謹記，景琦、珊妃、玲玲、家祺都是這段悲欣交集的歲月參與者。

最後，感謝外子正文的支持。爲了讓我完成博士階段，這些年他父兼母職，毫無怨言，而在我撰寫論文遇到瓶頸之際，還得忍受我的抱怨和碎碎念。博論完成，亦要向他致以謝意。

2010年7月 東華大學



# 目次

|                             |     |
|-----------------------------|-----|
| 序 花蓮，我的東岸時光                 |     |
| 第一章 緒論                      | 1   |
| 第一節 研究動機                    | 1   |
| 一、母親的神格化                    | 1   |
| 二、「逆寫慈母」延伸的性別議題             | 2   |
| 三、女性文本的多重意義                 | 4   |
| 四、「母親書寫」的相關論述               | 5   |
| 第二節 研究範圍                    | 6   |
| 一、40~50年代                   | 6   |
| 二、60~70年代                   | 9   |
| 三、80~90年代                   | 12  |
| 第三節 研究方法、目的與論文架構            | 15  |
| 第二章 沉默與犧牲：琦君、林海音小說的母親書寫     | 17  |
| 第一節 戰後初期女性文學的評價             | 18  |
| 第二節 舊時代的母親形象                | 21  |
| 第三節 慈母，女性的典範                | 29  |
| 第四節 童年·故鄉·母女情               | 40  |
| 第五節 母性與女性之間的抉擇              | 46  |
| 一、嚴守母性，放棄女性                 | 47  |
| 二、掙扎，覺悟，回歸母性                | 51  |
| 三、再婚，尋母性與女性的平衡點             | 53  |
| 第三章 介於慈與惡之間：艾雯、畢璞、童真小說的母親書寫 | 59  |
| 第一節 堅毅而充滿韌性的地母意象            | 61  |
| 第二節 強悍／強權／強勢的母者姿態           | 69  |
| 第三節 母職，女性的困境                | 81  |
| 一、家庭主婦的內圍性與母職文化的再思考         | 81  |
| 二、職業婦女的兩難                   | 93  |
| 三、卸下母職之後的空虛與焦慮              | 97  |
| 第四節 惡母的雛型                   | 102 |
| 一、物化子女，滿足私慾                 | 102 |
| 二、不安於室                      | 107 |

|     |                                |     |
|-----|--------------------------------|-----|
| 第四章 | 情慾·毀滅·流離：歐陽子、陳若曦、於梨華、孟絲小說的母親書寫 | 113 |
| 第一節 | 現代主義女性文學的拓荒精神                  | 116 |
| 第二節 | 重現母親的情慾之聲                      | 117 |
| 一、  | 擺脫無聲無慾的傳統母親形象                  | 118 |
| 二、  | 兒子眼中的情慾母親                      | 124 |
| 第三節 | 惡母，人性的幽暗探索                     | 132 |
| 一、  | 毀滅性的掌控與獨霸子女                    | 132 |
| 二、  | 蠶食與鯨吞女兒的青春                     | 141 |
| 第四節 | 流離的母群                          | 151 |
| 一、  | 安穩，仍是不快活的邊緣人                   | 152 |
| 二、  | 何處是年老母親的家                      | 158 |
| 第五章 | 瘋癲，或者逃亡：袁瓊瓊、蕭颯、蘇偉貞小說的母親書寫      | 165 |
| 第一節 | 閨秀文學的現象                        | 166 |
| 第二節 | 瘋母敘事的文化意涵                      | 169 |
| 一、  | 陰沉、冷靜的瘋子                       | 170 |
| 二、  | 歇斯底里                           | 184 |
| 第三節 | 離家出走，或者離奇失蹤的母親                 | 194 |
| 第四節 | 愛恨交集的母女／子關係                    | 204 |
| 一、  | 尖銳的厭母與恨母                       | 204 |
| 二、  | 背離母親                           | 214 |
| 第六章 | 結論                             | 223 |
| 第一節 | 歸結各章論述之重點                      | 223 |
| 第二節 | 從 50~90 年代的母親書寫中反思             | 230 |
| 第三節 | 90 年代之後：新世代女作家的文學母親            | 233 |
|     | 參考文獻                           | 235 |

# 第一章 緒 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

### 一、母親的神格化

對大多數人而言，母親在成長的過程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她的勞苦和奉獻，得到社會的崇高頌讚，這固然補償了母親犧牲自我的付出，但同時卻也不斷將母親角色刻板化。在傳統的社會背景之下，作家書寫母親的唯一目的便是呈現她的慈愛、歌頌她的偉大，然而，在此前提下，幾乎所有文學中的母親形象都很相似，甚至是模糊的；每一個冠上「母親」稱謂的女性被放置在一個符合傳統文化的道德框架中，以致她的個體性被忽略了。一般最常見的即是以神聖與苦難來描繪母親，神聖和苦難其實是一體的兩面，也都是一種生命被「非人化」（神格化）的結果。作家一方面同情憐憫母親的苦難，另一方面卻以她受苦難的程度給予不同程度的讚頌，母親於是成爲一個被觀看的「他者」（other），失去其主體性。當我們試圖以「小敘述」（細節描述）的認知去書寫女性的生命史時，在這裡遇到了阻礙，因爲在難以突破的、刻板單一的母親形象的標準裡，女性不得不再度回到歷史大敘述（grand narrative）的脈絡。然而，無私的母親是真實的人性嗎？母職究竟是女人的天性，還是文化的產物？作家「對母親的某種詮釋」（如慈母、惡母）是否可視爲另一種性別論述？而在將母親神格化的過程中，「母親」這個符碼可能有什麼隱喻？「成爲母親」又代表了什麼樣的寓意？這些疑問引發了筆者最初的

研究動機。

閱讀現當代的小說，確實有不少作家將「成為母親」視為是一個女性得以重生或藉此掌權的開端；「成為母親」不僅被詮釋為女性必經歷的社會化過程，還可能被解讀為她擺脫邊緣走向權力核心的手段。然而，如果這些觀點都符合史實，為何六、七〇年代開始，陸續湧出那麼多作家，竭力將筆下的母親醜怪化、瘋狂化、情慾化，甚至讓筆下的母親們背棄家庭倫常、出走失蹤，這些與傳統認知背道而馳的文學母親，勢必隱藏了作家內心強大的顛覆力量。值得注意的是，這群作家幾乎都是女性。女作家試圖將母親這個角色從無私無慾的神的位置拉向七情六慾的（女）人的位置（鬆動母親被框限的性別位置），當她們書寫母親時，所思考的不僅是這個身分在父系文化的真實意涵，也重新探索了（女性）自我成長的過程。

## 二、「逆寫慈母」延伸的性別議題

二十世紀以來，文學裡的母親形象漸漸在多重折射的時空鏡頭之下，呈現紛雜多樣的面貌，四〇年代張愛玲便以〈金鎖記〉裡曹七巧這個惡母角色改寫了中國文學史中母親被化約的刻板形象〔註1〕。此作雖然遲至六〇年代才在台灣刊行，但其影響力延燒到八、九〇年代，並間接促使「母親」這個近乎神聖的文化符號一再地受到質疑和考驗。六〇年代不可忽略的還有歐陽子的〈魔女〉（1967），這篇以現代主義的手法來解構慈母神話的短篇小說，揭開了台灣戰後女性小說「逆寫慈母」的序幕，具有相當的重要性。

不管作家們以何種敘事手法來處理「逆寫慈母」這個議題，其書寫的目的只有一個：從母親神話中覺醒，將女性從無私無慾的牢籠中解放出來。人性是複雜多面的，母性自然也是，因此，越是將一個母親理想化，便越是要她放棄自我的主體性，如廖輝英言：「母親是無我，而創造和成就，卻是相當自我的東西，兩者之殘酷拉扯，毀滅過多少有創造力的女人？有幸走出來又不虧母職的人，不知比男性多耗費幾倍的心力和體力〔註2〕。」尤其隨著時代的變遷，女性除了擔任母親之外，還得扮演其他的角色，在多重的壓力下勢必會產生心理的衝突，諸多女性於實踐母職之際已面臨種種的困境，而慈母

〔註1〕 胡錦媛〈母親，妳在何方？——被虐狂、女性主體與閱讀〉，收入楊澤編《閱讀張愛玲——張愛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台北：麥田，1999.10，頁235。

〔註2〕 廖輝英〈勇敢一生做母親〉《愛情原來是這樣》，台北：皇冠，1992.7，頁81。

神話的刻板信念、傳統母德模範的要求，更使她們承受巨大的壓力。周芬伶也認為：「面對多變的社會，傳統的母德模範已經不能滿足現代媽媽或現代孩子，孩子需要他們需要的母親，母親必須調整自己去配合孩子的需要，孩子也必須調整自己去尊重母親的性格〔註3〕。」這段話揭示了母職文化的轉變，固守傳統母德已經不再是現代女性唯一的選擇。至於文學裡那些完美無缺的母親形象，大多數不過是男性作家的浪漫想像〔註4〕，換言之，作家大力提倡和歌頌文學裡鞠躬盡瘁、慈暉普照、犧牲奉獻之母親形象的背後動機，很可能是一種相當沙文的男性觀點〔註5〕。王德威則認為，對母親的浪漫想像，除了出自沙文的觀點，也同時蘊藏了作家某種補償的心理：

母親的苦難、母愛的失落這些題材，與其說指向作家對母親的關懷，不如說指向作家補償一己欲望或挫折的權宜手段。這樣的寫作甚至可流為對「母親」意義的持續剝削，而非增益。於是母愛越寫越偉大，而作家因自得或自咎而生的滿足感也隨之水漲船高。「神話」化的母親，「天職」化的母愛，不代表社會敘述功能的演進，反可能顯示父權意識系統中，我們對母親角色及行為的想像，物化遲滯的一面〔註6〕。

母親越神聖偉大，她的自我犧牲當然也越大，雖然在一個群體社會的網絡裡，作為人母，犧牲有時是必要的，它甚至可說是一種（成就他人的）美德，一種責任的完成，然而，從另一方面來看，犧牲也意味將「自我」建立在外界的眼光上，放棄主體性與自由意志，如周蕾所說：「母親犧牲自己的行為其實已經是文化攤派於婦女身上的社會及道德要求〔註7〕。」

值得一提的是，從四〇到九〇年代，當女作家致力於將筆下的母親形象平民化、寫實化的時候，男作家卻堅守傳統，一再將手中的母親神格化、浪漫化；以七〇年代鄉土文學為例，梅家玲便指出，此時期「出自男作家筆下的女

〔註3〕 周芬伶〈千面媽媽〉《女阿甘正傳》，台北：健行文化，1996.6，頁41。

〔註4〕 蔡振念〈叫母親太沈重——台灣現代小說中的母親及母女關係〉，《中國現代文學理論》第20期，2000.12，頁513。

〔註5〕 廖輝英〈母親是夏娃〉，收入《愛情原來是這樣》，頁95。

〔註6〕 王德威〈作母親，也要作女人〉，《小說中國——晚清到當代的中文小說》，台北：麥田，1993.6，頁320~321。

〔註7〕 周蕾〈愛（人的）女人——被虐待、狂想和母親的理想化〉，《婦女與中國現代性：東西方之間閱讀記》，台北：麥田，1995.11，頁305。

人，往往以兩種類型最屬習見：一是偉大的母親，二是活躍的妓女。母親辛勤持家，為的是栽培兒子成人成器，光大家門；妓女送往迎來，與美日等強國男人應對周旋，從事的是國際貿易兼國民外交活動。前者為家，後者為國，二者相輔相成，還真都對國家社會貢獻良多。」梅認為這個時期的小說中的母親固然展現強韌的生命力，卻也不斷地被神格化，例如黃春明〈看海的日子〉裡的白梅〔註8〕，而這樣的文學殊異同樣也出現在大陸的當代文壇〔註9〕。如此的文學現象顯示出不同性別的作家對於同一個主題在文學形構及價值觀點上的差異。除了上述黃春明〈看海的日子〉（1967）之外，諸如王拓〈金水孀〉（1975）、王禎和〈香格里拉〉（1979）、七等生〈老婦人〉（1984）、郭松棻〈奔跑的母親〉（1984）等等，文中的母親莫不以一種正面的（大地之母、慈愛、犧牲）形象現身，這其中固然也有其價值之處，但比起女作家「逆寫慈母」的批判與勇氣，男作家對母親角色的詮釋相對而言確實是較為保守。

### 三、女性文本的多重意義

審視台灣戰後的女性小說家們，她們生長於不同的世代、族群和地理空間，也經歷了不同階段的政經結構與文化轉型。對她們而言，越來越開放多元的視野使她們勇於突破禁忌，抒發自我的聲音，然而另一方面，她們也無法完全拋開傳統的道德包袱（因為已經某種程度的內化）；她們不認同母親那一輩的勞苦與認命，拒絕走向傳統的桎梏，而當自己成為母親之後，子女又在許多認知上與她們疏異，形成難以跨越的代溝。正因種種外在與內在的衝突，使得女性小說中的母親書寫具有更多重的詮釋空間——無論是從女兒的角度或母親的立場來鋪展這個主題，而這些自身經驗，相對地也是男作家所缺乏的。

筆者相信，透過文學來詮釋「母親」亦是女作家一生中渴望重建的心靈

〔註8〕 梅家玲〈性別論述與戰後台灣小說發展〉，《性別，還是家國？：五〇與八、九〇年代台灣小說論》，台北：麥田，2004.9，頁21。針對黃春明〈看海的日子〉裡白梅從養女到妓女到母親的這種不與命運低頭且在家鄉待產期間奇蹟式地福佑家鄉的災厄這種種的敘述，王德威評：「我們直可將其看作是『聖徒列傳』式的奇蹟。……看海的日子，因而散播著母性救贖一切的神話。」〈尋找女主角的男作家〉，《中外文學》第14卷第10期，1986.3，頁35。

〔註9〕 參見陳碧月〈90年代：顛覆「母親神話」的大陸女性小說〉，《兩岸當代女性小說選讀》，台北：五南，2007.9，頁209~228。以及盛英《中國女性主義文學縱橫談》，北京：九州，2004.10，頁26，222，236。

工程，無論筆下的母者是慈是惡：作家藉著書寫或探索另一個真實的「她」、或彌補曾經錯失的親情、或釋放長久以來彼此的傷害……，母親書寫因此不只是女作家單純的文字經營，其更深層、繁複的意義更在於反觀自我生命、重思女性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以及辯證人我（母親與女兒）之間的愛恨關係。

#### 四、「母親書寫」的相關論述

| 作者  | 論文題目                         | 學校系所              | 學年度 |
|-----|------------------------------|-------------------|-----|
| 林素英 | 母親形象與母女關係：兩種典範之研究            | 台灣大學外文所博士論文       | 87  |
| 張佩珍 | 台灣當代女性文學中的母女關係探討             | 南華大學文學所碩士論文       | 89  |
| 簡君玲 | 若即若離——八、九〇年代台灣女性文學中的「母女角色」探討 | 清華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       | 91  |
| 吳芷維 | 交纏與共生：九〇年代以來女性小說中的母女關係       | 靜宜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       | 93  |
| 邱麗君 | 桂花巷中的母親形象                    | 中正大學外文所碩士論文       | 94  |
| 黃瓊慧 | 張愛玲及其小說中母親形象研究               | 彰化師大國文所碩士論文       | 94  |
| 許雅茹 | 蕭颯小說中的母親形象研究                 | 雲林科大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 95  |

如上表所列，以目前台灣戰後女性小說的母親書寫之相關文獻看來，筆者以為可歸納出幾個重點：第一，研究範圍幾乎都集中在八〇年代以後的文學作品，第二，針對單一作家（或作品）的母親形象作探討，第三，集中在「母女關係」這一部分。就第一、二點而言，「母親」是歷來不曾斷絕過的文學主題，不同時空背景之下作家所描繪出來的母親形象多少有所差異，然而八〇年代之前與此相關的論述幾乎是付之闕如的。八〇年代之前女性小說中的「母親們」以何種面貌出現？其與八〇之後最大的差異在哪裡？尤其是四、五〇年代的大陸遷台女作家群，她們既承襲古典文學的溫雅風格，又曾接受五四新文學之人本思想與性別意識的啟蒙，加上時空遷移的流離經驗，其筆下的文學母親想必具有值得深究的空間和文化意涵。六、七〇年代常被提及的相關作品似乎僅止於歐陽子的〈魔女〉，殊不知六〇年代除了學院派的現代主義作家之外，女留學生以及延續五〇年代的大陸遷台女作家都陸續寫出了不同面向與類型的母親，但這些文本卻甚少被發掘，更別說論述了。從

文學史的角度綜觀，台灣戰後歷經數度不同思潮的衝擊與文藝流派的遞嬗，文學中的母親形象也因此有所變動，僅就八〇年代之後的作品來看似乎失於片斷。從四、五〇年代的慈母神話到世紀末的解構母親，筆者以為唯有透過整個戰後女性小說中母親書寫的爬梳與探討，才更能窺見不同階段女作家對這個角色的思索、詮釋，及其女性意識的突破與蛻變。

就第三點而言，「母女關係」的描寫無疑是女作家在母親書寫這塊領域中著力最多的部分，以目前的文獻資料來看，論者也多以此為探討對象。母女關係記載著女性經驗的傳承，也是另一種女性私密語言的歷史化，自然有其研究的價值，但除此之外，母親與兒子之間的某些情結與互動、第一人稱母親話語的文本也極待挖掘和探討，如此更能呈現這個領域的全面性。

## 第二節 研究範圍

本論文探討的時空範圍從五〇到九〇年代，選取的文本包括不同階段之女性小說的母親書寫，以下依時序先後簡述各階段女性文學及母親書寫的特色：

### 一、40~50 年代

四、五〇年代是台灣近代史的一個重要轉折，不僅政治面臨劇烈的轉變，文學也回歸到以中文為主要的創作媒介。這個時期，台灣本土作家因為文字和政治的因素，自願或被迫地暫時停筆，大陸移民卻因語言的優勢，得以記錄不同族群互動的過程，呈現他們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的初期面貌。在這個各方秩序都處於瓦解和重構的階段，台灣的舊居民與大陸的新移民皆力圖在混亂中尋找自身的主體性與共存的方式，其中不管是對立衝突，或是妥協包容，接觸的過程必定是多元複雜的；現實的生活如此，文學的書寫亦是，更何況，當時的寫作人數和創作量都不算少，整個四、五〇年代的文壇豈是「反共」、「懷鄉」之主流論述所能獨霸？值得注意的是，活躍於當時文壇但書寫的主旨與取向不一定契合主流的大陸移民女作家群。

這批作家可說是台灣戰後女性小說家的源頭，她們的作品固然不乏呼應主流，卻也有部分創作開始以台灣的生活現象為背景，更重要的是，她們不僅關注到島上的性別與省籍的議題，也開始正視、思量在此重建家園的處境

與方法，而非一心眷戀大陸故鄉。重現她們的作品，無非具有填補四、五〇年代台灣文學史的重要性。再者，這些遷台的外省女作家們有不少是受五四文化運動的新式教育啓蒙，頗具性別意識，來台初期即針對一些性別議題，數度與男性文人交鋒〔註 10〕，開拓了台灣女性書寫的視野，蘇雪林、林海音、張秀亞、琦君、孟瑤、潘人木、郭良蕙、謝冰瑩、鍾梅音、童真……等等，都是當時重要的作家。她們的書寫文類多為散文和短篇小說，由於刊登之處大多在報紙副刊和雜誌上，因此對當時推行的國語教育也有間接的幫助〔註 11〕。1950 年孟瑤的〈弱者，妳的名字是女人！〉曾引發文壇上性別議題的熱烈討論〔註 12〕，這篇文章用詞激烈，針對妻母職對於女性追求自我所產生的阻礙提出了尖銳的控訴：

幾乎有點近乎病態似地崇拜武則天……。她殺女抑子，甚至於謀夫（雖然在歷史上還是疑案）。她多麼蔑視「母親」與「妻子」這光華燦爛，近乎神聖的誘惑啊。而這可怕的兩個陷人坑，誰要邁過了它，震盪古今的勳業，便也隨著完成了。只是女人，所有的女人都慷慨地，自動地跳了下去〔註 13〕！

其中不僅質疑傳統家庭制度，也暗藏解構母親神話的意圖，在五〇年代初期的時空背景下，實具前衛精神。鍾梅音除了聲援孟瑤的這篇文章之外，也曾與她辯論女子教育〔註 14〕。五〇年代大部分的女性小說都展現明顯的女性自覺，她們不畏懼在論述場域中爭取發聲的位置，極力思索女性主體的再定位，這不僅異於反共主流，亦不若後代評論家標籤的婉約嫺雅〔註 15〕。

〔註 10〕 范銘如〈台灣新故鄉——五〇年代女性小說〉，《眾裡尋她——台灣女性小說縱論》，台北：麥田，2002，頁 19。

〔註 11〕 齊邦媛認為，這群女作家的作品不但對當時推行的國語文教育極有幫助，她們追懷往事的那種美化的傾向，也開啓了所謂的精緻文化。齊邦媛〈閨怨之外——以實力論台灣女作家的的小說〉，《千年之淚：當代台灣小說論集》，台北：爾雅，1990.7，頁 110。

〔註 12〕 孟瑤，本名楊宗珍，曾任中興大學中文系系主任，著有《中國文學史》、《中國戲曲史》及《中國小說史》三部學術鉅著。以中國古典文學為研究領域的她當時發表此文引起文壇的騷動，引發熱烈討論，文章觀點近似美國七〇年代激進派女性主義。

〔註 13〕 孟瑤〈弱者，妳的名字是女人！〉，《中央日報·婦女與家庭週刊》，1950.5.7。

〔註 14〕 鍾梅音以散文馳名，她的幾篇短文如〈談今後的女子教育〉、〈戀愛與結婚〉、〈我看婚姻制度〉（俱收入《風樓隨筆》，台北：三民，1970）都觸及性別的議題。

〔註 15〕 例如《二十年來的台灣婦女》（台北：台灣省婦女寫作協會，1965）的編輯群，